

廉政代价

廉政代价

LIANZHENG DAIJIA

雨翔 著

雨翔
著

群众出版社

群众出版社

本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
我们隐去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名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廉政代价

雨 翔

群众出版社

200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廉政代价 / 雨翔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014-3582-0

I. 廉… II. 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1484 号

廉 政 代 价

著 者: 雨 翔
责任编辑: 季 伟
封面设计: 王 芳
责任印制: 张代英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S.com
信 箱: qzs@qzCB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203 千字
印 张: 8.5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582-0/I · 1523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谨将此书献给所有关注廉政，
为之奋战、付出代价的人们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目 录

第一卷	判若两人	/	1
第二卷	屈打成招	/	23
第三卷	崭露头角	/	56
第四卷	第二故乡	/	77
第五卷	廉政书记	/	114
第六卷	血雨腥风	/	135
第七卷	山雨欲来	/	204

第一卷 判若两人

初见向程功

我站在马路边，目光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，打量着对面的一栋楼房。这是一座普通的二层灰色小楼，在周围几栋新楼的衬托下，显得有些寒碜不起眼。然而挂在门前的牌子却标明，它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地区的政治权力枢纽——中共 H 地区地委驻地。

我横穿马路，朝小楼的大门走去。警卫拦住我，问我找谁。

我说：“我找地委书记向程功。”边说边掏出证件给他看。

警卫接过审视一眼：“请进，向书记在二楼会议室开会。”

二楼会议室的门敞开着。室内坐满了人，屋顶上的风扇飞快地旋转着。我朝室内探头。人们的目光“刷”地一下转向我。一个人出来问我找谁。我说找向书记，他请我稍等一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身穿半袖军绿上衣，面颊上贴一块白色创可贴的男人走出来。他身材高大，腰板挺直，目光明亮。“是你找我吗？”

我说是。随后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雨翔，是省《企业与法律》

杂志的记者，刚从省城过来。前不久，我们杂志报道了S市国营硫铁矿拖欠农民矿石款150多万元的事。可报道发了，问题依然存在……”

“实在抱歉，”他打断我的话，“我正在主持地委常委扩大会议，脱不开身。这样吧，我叫秘书先安排你住下，散了会，我抽时间过去，我们专门谈这个问题。好吗？”

根据我以往的采访经验，“抓住”地委书记不容易，不能轻易放他走。可看他诚恳的样子，不像是在推诿，便点点头转身离开。走了两步，又忍不住停下，扭头说：“哎，你跟别的地委书记不太一样。”

他笑问：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“你这个地委书记容易见到，想见别的地委书记可不那么容易……你是不是对记者才这样？”

他收起脸上的笑意，正色说：“我对谁都一样。记者到我这个门槛上不容易，老百姓到我这个门槛上更不容易。大家若不是有特殊困难，不会越级来找我。只要有时间，我都会接待。”

我被他的认真所感染：“你是不是对下边交代过，叫他们不要阻拦找你的人？”

“我是交代过下边，凡是找我的人，不论是谁一律放行。”

“你这个交代，会给自己招来多少麻烦啊。”

“当地委书记就是解决麻烦的，怕麻烦还行？”

散会以后，他果然来到地委招待所。坐在沙发上，手中拿了笔和本子，静静地听我讲述。“去年冬天，我到S市红村镇采访。我坐在一个柳条筐里，由一根辘轳绳送到井下。在低矮狭窄的巷道里，我看到农民矿工弯曲着身体，两手抡着铁镐，从坚硬的石壁上凿下一块块矿石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这里的矿石有硫和铁两种，硫矿石是红色的，铁矿石是灰色的。农民矿工们由此也变成了红灰两色。开采硫矿石的农民矿工，除了眼球是白的，浑身

上下都是红色；开采铁矿石的农民矿工，除了眼球是白的，浑身上下都是灰色。小矿井里没有排风设备，许多矿工连口罩都不戴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一天下来，他们的肺里会吸进多少灰尘。除此之外，小矿井的安全设施也很差，经常发生塌方事故，矿工非死即伤……从矿井里一车一车运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矿石，简直就是农民的血汗和生命啊！”

他起身走到桌边，斟上一杯水，轻轻地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继续说：“这些小矿井，地处矿山的边角地带，都是国营硫铁矿开采不到或是粗粗开采后扔掉不要的。为了充分利用矿山资源，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，允许农民开办小矿井。于是地处矿山脚下的红村镇，出现了不少小矿井。有的是乡镇企业开办的，有的是农民合伙开办的，还有的是个人开办的。大家把开采出来的矿石交给硫铁矿选厂，再由他们代销给钢铁厂。然而，硫铁矿选厂的几个承包人却光收矿石不给钱。几年来，农民们不断到各级政府部门告状，告状信据说写了好几麻袋。去年春节，许多农民矿工没钱过年，三十晚上，大家聚在硫铁矿选厂门前，差点拆了他们的大铁门。S市领导分明知道这件事，但他们装聋作哑，明查暗保。不用说，这里有‘猫腻’。S市检察院、工商局顶着压力，坚持依法办事，但屡屡受到打击报复，有人被勒令做检查，有人被调离工作岗位，有个检察官，竟被调到百货大楼站柜台……”

“这个检察官叫什么？”

“李亚军。”

他在水本子上记下“李亚军”三个字。

“经过多方调查了解，我写出一篇稿子。先请S市领导过目。他们不予理睬。又请你的前任过目，他不见我，只叫秘书传达他的口头意见：负面报道不利于安定团结，如要发表须经S市委、市政府同意……这叫什么意见？不如干脆说‘不准发

表’来得痛快。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，而是在推诿搪塞。地委书记的态度尚且如此，下面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。好在我们杂志社主编不把他的口头‘意见’当做意见，坚持刊发了这篇稿子。可是稿子虽然发了，时至今日，问题并没有解决。”

听了反映的情况，他说：“我刚上任就听说S市有个事情，群众议论挺大，正想抽空了解一下，你就来了。我一定尽快着手调查。有什么进展，我会及时通知你……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”他的语言平实坦诚，没有虚言和套话，就事论事，直入主题。

谈完正事，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。我问：“你的这件军绿色上衣，加上脸上的创可贴，看上去像刚刚在战场上受了伤似的……你当过兵吗？”

“没当过，”他摸摸自己的面颊，“前几天下乡，没注意叫蚊子咬了，有点感染……”

“你经常下乡吗？”

“经常，下乡可以了解到许多坐在办公室里了解不到的情况。过去我们不是常说，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儿，就得亲口尝一尝吗？这就像你坐着柳条筐，系着辘辘绳下井一样。你若不亲自下井，若不亲眼看到矿工在井下怎样开采矿石，你就不会产生心灵的震撼，就不会闯到我这里来反映情况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我写信催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。

他很快写了回信——

雨翔记者：

你好。

来信收到，很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，鉴于目前的状况，还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过于着急和生气。中国目前的状况就这

样，不是单凭我们哪一个人，或哪一级组织，能够一下子扭转的。但是要坚信，只要我们的党不变颜色，坚持反腐败，这种情况总会逐步好转的。因为腐败不得人心，群众最痛恨。历史的经验证明，群众痛恨的事不会长久，我们干的只要是得人心的事，那就不必害怕。

最近，你可能看到省内乃至全国一些报刊，相继报道了H地区的廉政消息。这是我自6月份上任以来做的一点工作。虽然还不到三个月，但已初见成效。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：这就是不怕横，不信邪，坚持真理。

S市硫铁矿选厂欠款一事，我已派地委调查组前去调查，月底我也要去听取汇报，届时结果如何，我会及时通知你。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也愿意你经常来H地区，这里你可以采访的素材很多，同时我们的廉政工作，也需要记者和媒体的鼎力支持……

又过了些日子，他的秘书给我们杂志社打来电话，说被打击报复的那个叫李亚军的检察官，已调回检察院上班。并通知我到S市参加还款大会。

会场设在红村镇一个山坡上。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。一张张风吹日晒、皴裂黧黑的脸像往常一样，上面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喜悦表情。

我问一个蹲在地上闷头抽烟袋锅的白发老人：“老大爷，你让硫铁矿选厂代销了多少矿石？”

“大概几百吨吧。”

“那你今天能领到多少钱？”

“唉，”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你没听树上的大喇叭广播说，只能领到欠款的60%吗？”

“怎么只还60%？”

老人不理睬我的惊讶，自言自语地絮叨：“……俺挖啊挖啊，等啊等啊，没想到等来一个60%！大喇叭还说，叫俺们体谅他们的困难，可俺的困难有谁体谅？自古以来就是欠债还钱，不料他们把这条古训改了，叫挨欠的体谅欠债的困难……俺是借钱入的股，几个人合挖一个井，为挖井儿子还伤了腿；几年了，借的钱还不上，60%的钱到手还不够还债，大小子还等钱结婚……唉……”说着连连摇头。

我没料到事情会这样，没等散会就离开会场，乘公交车直奔H市那栋灰色小楼，径直闯进地委书记办公室。

向程功正坐在桌前写东西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着问：“还款大会开完啦？怎么样，满意不满意？”

我直率地说：“不满意！农民盼了几年的还款，怎么才还给他们60%？矿石本来就廉价，60%能有多少钱？那矿石来得容易吗？那是农民用血汗、用生命换来的！农民的劳动太廉价了！”

他起身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：“你别太激动了。喘喘气，喝口水再说。”待我平静些后，他说，“我说大记者，你知不知道，这60%的还款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正想问你呢。自古以来就是欠债如数还钱，怎么到了这儿，竟变成只还60%了？”

“自古以来是欠债如数还钱，这不假。可我问你，自古以来，有没有政府帮企业还债的？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我听了一愣。

“是啊，恐怕这事儿也是自古以头一回吧。”接下来他耐心地为我解释，“上回听你的介绍后，地委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，随后组成二十多人的地、市两级联合调查组，历时一个多月，内查外调，先把问题搞清楚，再把责任落实到人头，最后着手凑钱还债。硫铁矿是国营单位不假，可这个单位连续几年亏

损，已经处于破产边缘。选厂承包给了个人，矿石销给了钢厂，可大部分钱收不回来。这叫连环债。责任是落实了，可钱往哪里落实？H地委和S市委两级班子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决定从矿上硬挤出一部分，从承包人手里硬扣出一部分，又逼着S市财政拨出一部分，三合一才凑成60%。这样解决并不理想，农民仍然还是挺吃亏。可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竭尽所能了。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现在全国到处欠连环债成风，有几家像我们这样还债的？有人说，若像这样还债，不几天政府的钱就赔光了。我说，政府就是替百姓排忧解难的，现在摊上了这件为难的事，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？你要是还不满意，那你拿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说来我听？”

我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。但是想到红村镇的山坡上那一一张张黧黑皴裂、风吹日晒的脸，以及那位老人的花白头发，我仍说不出“满意”两个字。

“你同情农民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可你也要同情一下地委书记呀。你以为他有三头六臂？你以为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？你知道我们的两级调查组做了多少工作才换来你不满意的这个数字？咱俩要是换个个儿，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当一当地委书记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都比我做得好。这样，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，才会一天天好起来……”

十年相隔闻蜚语

我再次来到H市，已经是十年之后了。不是因为什么欠款，而是受央视一个栏目的委托，到一个企业做前期采访。采访闲暇时，我同周围人聊起向程功的情况。

有一个人说：“十年前他搞廉政的确搞得挺红火。可是后来他出事了。”

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他哪里搞什么廉政，这都是报纸上替他瞎吹，其实他是个大流氓。”

“什么？不会吧？”我瞪大眼睛问。

“怎么会？这个人看上去道貌岸然，实际上流氓成性。”越说越悬乎了。

那人见我不相信，又补充说：“我听说，光在H市，他就玩过20多个女人，有总机话务员、电视播音员、机关女干部、农村女孩子……其中有个医院的漂亮女护士，听说向程功下乡都带着她。”

这一切在我听来，就像是天方夜谭。我替向程功辩护：“据我所知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人，党纪能处分他？他不光道德败坏，还是一个贪官，因为受贿被判了刑。”

“十年前我采访他时，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官。”我还是无法相信。

“S市一个公安局长，为了买官，一次就向他行贿两万元。这件事上了报，我亲眼看过的。”一个人说。

“我也看过。”旁边的人附和。

看来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。

“后来他去哪儿了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后来他离开H市，去哪儿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你们就没有打听打听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”一个人笑道，“我们打听这个干啥？吃饱了撑的。再说，我们到哪儿去打听？报纸上都说了，这能有假？”

几个人嘻嘻哈哈，七嘴八舌，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。我想起十年前向程功初到H市，狠抓地直机关作风

转变，倡导党政干部清正廉洁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……可这样的“民”，值得为他们服务吗？看他们一副不负责任、无关痛痒的样子，我心里突然产生一股反感。

我想起那宗农民欠款的事，要不是向程功的果断行动，一市两县数十个村庄上百户农民的血汗钱，是极有可能打了水漂的。仅凭这一点，我就不能听信谣言，人云亦云。

我想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问清楚。

再见向程功

后来听说，向程功受党纪处分后，被降职到省供销社当副主任。于是我就往省供销社打电话。

办公室的人说，单位倒是有这么个人，但他调来没上几天班就办了退休手续。他给了我一个退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，要我去那儿打听。

退休办的人告诉我向程功家里的电话。我多次拨打这个号码，好不容易才有人接听，是向程功的儿媳，她说向程功病了，正在北京住院治疗。我问病情怎样，她说问题不大。我问几时回来？她说说不准。

这件事就这样搁下了。

2001年春节。大年初一早上醒来，鞭炮声声不绝于耳。忽然想给朋友电话拜年，不料一翻电话簿，一眼便瞅见向程功的宅电号码。顺手拨了，话筒里竟传来他的声音。开头我没报姓名，但刚说两句话，他就听出了是我。他问我后来去哪儿了，为什么一直杳无音信？我说后来去了海南，前些日子才回来。现在央视

当聘用记者，整天忙东忙西。又说，多年未见，惦记你的情况，想抽个时间前去拜访。

他朗声道：“好啊！等过了年，我们约个时间见见面，叙叙旧。”

三月的一天，我又拨通了他的宅电，他说他最近比较忙，以后再约时间吧。听他的语气，显然对见面兴趣不大。我寻思，向程功是个务实的人，如果没事可做，他不会陪人闲聊。况且，他在官场上倒了霉，一个遭受政治打击的人，怎么会有闲情逸致聊天呢？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从海南回来后，我曾去 H 市采访，听到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所以想当面证实一下。问题如果属实也就算了，如果不属实，我想从记者角度，对一个人和一个地委书记，说几句负责任的话。”

话筒里久久没有声音。

我问：“你在听吗？”

“在听……”声音听起来压抑低沉。“那……我们在哪儿见面？”

“就在我家吧。”接着讲了我家的地址。

他说：“我们住在一个区，相隔不远，打的也就是十分钟的路。”

原来我们住得这么近。

毕竟是与多年前的一个朋友见面，心情难免有点儿激动。在二楼窗口瞭望了一会儿，不见人影，我就到楼下去迎。拐过街角，远远地看见一个身影从一辆红色夏利车上下来。正是向程功。不过，原先魁梧的身材似乎矮了些，腰板不如过去挺直，眼睛没有过去明亮，体态有点儿发福。

走近了，我们像从前一样握手。他的笑容里包含着一丝苦涩：“你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样子没变，可是老了。”

“你要是老了，我就更老了。”

他的话勾起我内心的沧桑之感。想到在这十年里，我们各自都经历了人生的许多波折和酸甜苦辣，我一时无语。

我们的谈话开门见山。我提出我的疑问。他把两手平放在膝盖上，坐直身子，微微低了头，两眼盯着脚前的地面，用轻缓的语气，把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我听。他讲话的风格还像十年前一样，平实坦诚，直入主题。

“不信抹不黑你”

——引自与向程功的谈话记录

你在H市听到的一些议论，总的来说确有其事。我的确因为“作风问题”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；又因为“受贿”两万元，被人民法院判处过缓刑。

先说前一个问题。事情起因于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我的妻子，另一个是地委总机话务员，名叫许艳。

地委书记免不了要跟总机话务员接触，因为我的往来电话，都要经过总机转达。不过，我在调来H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跟许艳从没见过面，充其量也只是认得她的声音。有一天，许艳在电话里跟我说，她的弟弟是滨河县一家工厂的厂长，已经工作十几年，却还是农村户口。她问这种情况，能不能办“农转非”？我说，当了十几年的企业厂长，还是农村户口，这的确不合适。你可以叫他写个申请送来，我签个字，转给县里，让他们按照“农转非”的有关政策，酌情予以办理。她很快送来一份申请，我们这才第一次见面。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字，通过秘书转给县

里。以后，她时常打电话催问此事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，电话铃响了，妻子接的电话。我听她没说几句话，就和对方吵起来，接着把电话一撂。我问谁的电话。妻子生气地说，是总机话务员许艳的。

我立刻批评她：“不管是谁的电话，你这样做不对。”

“你的电话一天到晚没完没了，一家人连顿安生饭都吃不上。”

“你认为吃饭重要，可办事的人认为办事比吃饭重要！”

“你是地委书记，可我不是！你说说，嫁给你有什么好？没事便罢，一有事，你就先批评我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……”

我一向对家人要求比较严格，引起妻子对我的不满。这是我们夫妻间的老矛盾了。一时几句话说不清，我索性不再理她，起身去了地委办公室。

第二天，我到省城开会，一走就是十多天。回来又忙着召开机关党委会，传达会议精神。会议间隙，H市电信局长把我叫到一边，悄悄说，我妻子给他打过电话，反映地委总机话务员许艳动辄跟人吵架，工作不称职，应该把她换了。既然地委书记的妻子说了话，他决定调换许艳的工作，考虑只调换她一个人不合适，干脆把总机三名话务员一齐都调换了。许艳被调到一个小邮电所做报刊分发工作。我说，话务员工作称不称职，应该进行全面考察，广泛听取一下群众意见。你不要听我妻子那么一说，就把三个人都换掉。她给你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，她的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，这件事你要尽快更正过来。他答应重新考虑。接下来事情挺多，我没顾上过问这件事。

有一天，我正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，秘书说许艳来找我。我实在抽不出时间，便叫秘书告诉她等散了会我再见她。可是散了会她却不见了。接下来事情仍然挺多，这件事就又搁下了。不料这段时间内，事情有了惊人的变化。